

# 唐代郡齋詩所呈現的文士從政心態 與困境轉化

侯 酒 慧 \*

## 摘要

郡（縣）齋是州郡（縣）政府辦理政務的所在地。它同時提供了官員居家的官舍，並以園林化的造設供民眾宴集遊賞與旅宿，是一個兼具多重功能、多重相對空間性格的特殊地方。

職此，唐代郡齋詩中就出現很多有趣的現象，也隱微巧妙地反映了當時文士從政的微妙心態。首先，在郡齋環境上不斷強調其得天獨厚、如桃源仙境般的山水勝景以及精巧優美的園林造景，將郡齋經營成充滿幽寂野趣的山林之地。其次，在郡齋活動方面則不斷強化無事高臥、宴集遊藝、吟創佳作等清雅悠遊、怡然自得的形象。即使是淡化了的辦公治政活動也加以浪漫美化。而這些現象最後都被綰結統合用以表達文士們在郡齋中兼得吏與隱、儒與道的圓滿自得。但在這看似自得與超然的強調中，又隱伏著來自政途失意所翻轉出來的自我安慰與幾近抗拒叛逆性的潛在意識，是文士強烈的防衛機轉所展現出來的超然表象。由此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唐代文士在從政途上複雜矛盾的心態與困境以及其優異的轉化能力。而郡齋的多重功能與空間特色正好緊密巧妙地配合文士，助成這種有趣的轉化。使文士在政治充滿不確定的本質中獲得一點心安與尊嚴。

關鍵詞：唐詩 郡齋 園林 吏隱

---

\* 作者為本校中文系兼任副教授

## 壹、前言

「郡齋」一詞，從唐代開始，在詩歌作品中頗為常見。它指的是各州郡刺史及其官員們處理公務的所在地。與此同性質但治轄範圍較小者則為縣齋，本論文一概以郡齋統稱之。所以郡齋相當於是各州縣的治政中心。但是它的特色還不僅在於其政治性質，而是在這些辦理行政事務的地方，也築設了一些官員居家的空間，亦即郡齋內包含了官舍的部分。同時為了滿足百姓治公與官員應酬交遊的需要，這些郡齋也成為居民大眾平日休閒的公共場所以及宴集遊賞的風景遊憩區。如此一來，郡齋就成為兼具辦公、居家、宴集、遊賞等多功能的場所，兼具嚴肅與輕鬆、私人與公共等相對特色。鎮日生活在此的士大夫們，在描述郡齋生活及其情境時也往往展現多元相對甚或弔詭的複雜心態，因此藉由郡齋詩的討論，可以相當深細地檢視出唐代文士在從政心態上的多重性格與政治困境中的防衛轉化機制。

於此須先說明的是，唐代的郡齋詩中並非都會在標題或詩句中出現郡齋二字。除了下一節仔細舉證的「官舍」之外，有些標舉「郡宅」（註一）、「郡亭」（註二）、某州城（註三）、郡（縣）內（註四）、某齋（註五）等等（註六），若因其所描繪抒寫者包含了郡齋的部分，也都是本論文引證解析的對象，都在郡齋詩的範圍之內。

---

註一：如宋之間〈郡宅中齋〉詩有「廢邑明若練」（全唐詩卷五三）的句子，即是指郡齋。以下引詩後所標卷數均為全唐詩卷數，不復一一說明。

註二：如白居易〈郡亭〉詩有「除親簿領外」（卷四三一）之句。

註三：如張泊〈奉和岳州山城〉詩有「郡館臨清賞」（卷九〇）之句。

註四：如錢起有〈縣內水亭晨興聽訟〉詩（卷二三六）。

註五：如韋應物〈曉坐西齋〉詩有「公門自常事」（卷一九三）之句。

註六：其餘尚有郡閣、花徑、某官銜或送某人赴任等標題，其內容均有可能涉及郡齋的描寫，也都是本論文可引用的資料。

## 貳、郡齋的多重功能與性格

### 一、公堂與森嚴性

在進入文士從政心態的解析之前，必須先說明郡齋的多重功能，從而了解它的多重性格。首先，郡齋設立的首要目的是為了地方官員處理州郡事務，這本應是它最主要的任務。如白居易初任蘇州刺史時有詩題為〈自到郡齋僅經旬日，方專公務，未及宴遊。偷閒走筆，題二十四韻，兼寄常州賈舍人、湖州崔郎中，仍呈吳中諸客〉（卷四四七），標題中清楚說明他到達蘇州郡齋的最初十天都專心於「公務」，而所謂的公務，在詩句中提及「削使科條簡，攤令賦役均」等兩件刺史職務中的大事。由白居易這樣的自述中，可以明白治理政務是郡齋中的第一要務，也是最重要的功能。

因此，就其空間性質來看，必有諸多公務性建築，如「公門日兩衙」（白居易〈郡齋句假始命宴呈座客示郡寮〉卷四四四）、「訟庭侵藥畦」（岑參〈虢州郡齋南池幽興因與閻二侍御道別〉卷一九八），所謂公門、衙、訟庭都是處理地方政務的專用空間，因為其為處理政務的所在，不是一般民衆可以隨意進出的，所以平常就有「兵衛森畫戟」（韋應物〈郡齋雨中與諸文士燕集〉卷一八六）的嚴密管制，因此在這一部分的空間性格就顯得冷峻沉硬、嚴肅森穆。

### 二、官舍與私密性

由於唐代的地方官員在遷調方面非常頻繁（詳下文），派任某州縣只是暫時的工作，這些士大夫們多半不會在當地購屋置產，因此任職期間的居住多由公家提供。為了便於辦公與居家間不必奔波勞苦，地方官署所提供的居住地點（宿舍）就在郡齋之內。在唐詩中可以常見到這種現象，如：

雖臥郡齋千里隔，與君同見月初圓。（韓翃〈寄徐州鄭使君〉卷二四五）

郡齋無事好閒眠，秔稻油油綠滿川。（盧輪〈送從叔牧永州〉卷二七六）

古廳眠受魔，老吏語多虛。（王建〈縣丞廳即事〉卷二九九）

獨臥郡齋寥落意，隔簾微雨溼梨花。（呂溫〈道州郡齋臥疾寄東館諸賢〉卷三七一）

衝鼓暮復朝，郡齋臥還起。（白居易〈南賓郡齋即事寄楊萬里〉卷四三四）

這些刺史縣令都在郡齋或縣廳中臥眠，表示郡齋中設有住宿的空間。這並非只是單純午休或值夜的簡便睡眠設備，因為呂溫是臥疾在道州郡齋之內，是長時間的臥眠休養，所以不可能是在辦公堂的值夜室中。另外劉禹錫有一首〈和令狐相公郡齋對紫薇花〉的詩稱這郡齋是「香聞荀令宅，豔入孝王家」（卷三五八），宅與家的稱呼說明在郡齋中有令狐楚的家人與家居設備，是一個完整的家居空間。而且韓翊與盧綸所寫的是寄送詩，是在想像中呈現出臥眠的景象，可見郡齋中設有居家空間的現象在唐代是十分普遍的，以致於他們能想當然爾地如此想像。所以居家的建築在唐代郡齋中應是一項非常基本的設施。

在郡齋中所設置的居家空間當時普遍稱為「官舍」。從白居易〈官舍〉一詩所描述的「起嘗一甌茗，行讀一卷書…釋女弄庭果，嬉戲牽人裾」（卷四三一）情景可以得知，這些官舍提供了官員全家居住的空間，在其中生活的內容和情景與一般家居日常無異，因此可以算是十分私密性的居住空間。但是因為官舍就在郡齋之中，所以在詩歌中往往可以看到官舍與郡齋同指的情形，如于鵠〈夜會李太守宅〉詩中的太守宅即是「郡齋常夜掃」（卷三一〇）的郡齋；姚合〈杭州官舍即事〉詩中的官舍是「臨江府署清」（五〇〇）的府署；而李中〈題吉水縣廳前新栽小松〉詩中的小松「影小未遮官舍月」（卷七四九），可見官舍就在郡齋之內。詩人們會因其所指的重點不同而用郡齋或官舍或其他名稱。

既然官舍與郡齋會同所指，所以就會看到在描寫官舍的詩作中出現處理公務的情形，如：

竹裡藏公事，花間隱使車。（張謂〈過從弟制疑官舍竹齋〉卷一九七）

訟堂寂寂對煙霞，五柳門前聚曉鶴。（崔峒〈題桐廬李明府官舍〉卷二九四）

文案把來看未會，雖書一字甚慚顏。（王建〈昭應官舍〉卷三〇〇）

## 唐代郡齋詩所呈現的文士從政心態與困境轉化

（虢州刺史宅）吏人休報事，公作送春詩。（韓愈〈奉和虢州劉給事使君三堂新題二十一詠·柳巷〉卷三四三）（註七）

官舍種莎僧對榻…酒醒草檄聞殘漏。（鄭谷〈所知從事近藩偶有懷寄〉卷六七六）

他們在官舍內藏隱著公事使車，把看文案，草檄，並有吏人報事，有訟堂，可見官舍也常同時指涉包括了郡齋內的辦公處。或者有人會認為這只是官員將公事攜回私宅辦理，但從「吏人休報事」或是許渾〈題官舍〉詩所述「疊鼓吏初散」（卷五三一）、或是白居易〈官舍小亭閒望〉中「日高人吏去」（卷四二八）的記述可知有兩種可能：其一是官舍一詞指涉的範圍包括官員私人住家及辦理政務的公堂，那麼官舍一詞與郡齋是同義的。其二，官舍所指的官員住宅與公堂相鄰近，空間相通，那麼，郡齋可以指括官舍而官舍也可以指括郡齋。兩者的使用並沒有嚴格區分界定，因詩作描寫的重點或詩人的習慣與隨興等因素而取用。

然而不論是郡齋或官舍，從唐代的相關詩作中都明顯展現出地方政府在治政所在的公務機關內同時設有官員居住的私家空間。這些居家的空間與公堂相臨或在相近的同一區內。它們都屬於公家所有，但在空間活動的性質上卻有截然不同的性格。以居家為主的官舍屬於私人活動的空間，進行著家居日常的生活內容，其空間性格就顯得十分休閒、輕鬆、自在且具私密性。

### 三、宴遊與公共娛樂性

郡齋雖為治政所在地，有其森嚴冷硬的一面，但是因為基於：一、官員對地方士紳具有禮賢、請益與倚待其協調地方事務的關係，彼此便產生了相互應酬的需要。二、官員辦公壓力的紓解與餘暇休閒的需要。三、地方百姓治公時休息、等候的空間需求。四、提供地方百姓平時遊玩休閒的空間需求。五、官員居家環境美化以及唐代一般住家園林化風氣等因素，唐代郡齋內往往有優美的山水景色與精美的園林造景（詳下節）。這些美麗的景色為地方官吏、士紳、一般百姓與過往的遊子提供了相當便利的宴遊空間。首先，是官員們在辦公

---

註七：本詩在前面有序文說明其為虢州刺史宅。

餘暇時往往就近賞玩遊覽一番，如：

未辭公府步，知結遠山遊。（皇甫曾〈酬鄭侍御秋夜見寄〉卷二一〇）

後齋草色連高閣，事簡人稀獨行樂。（韓翃〈贈兗州孟都督〉卷二四三）

香麝松陰裡…郡齋多賞事。（韓翃〈送李中丞赴商州〉卷二四五）

醉擁笙歌不礙公…事簡豈妨頻賞玩。（李中〈海上太守新艸東亭〉卷七四八）

有時舟隨風，盡日蓮照水。誰知郡府內，景物閒如此。（白居易〈郡中西園〉卷四四四）

不須辭離公府，就在辦公的所在地便可以如遊遠山，可以獨行樂、頻賞玩、多賞事，可以泛舟隨風。這主要是因當時的郡齋多半園林化，擁有優美深雋的山水景色，所以就有諸多賞心悅目之事可以閒逸官員們的心情。在上引詩例中就有三首是送行時想像對方在官府中辦公生活的情景，可見這種郡齋遊賞的活動在當時各地應是十分普遍常見的。

因為擁有優美風景，因為地方官常在郡齋中遊賞美景，因此在應酬、禮賢、交友等需要上，郡齋也就成為官員們宴集僚友賓客的場所。如：

壺觴招過客，几案無留事。綠樹映層城，蒼苔覆閒地。（劉長卿〈題冤句宋少府廳留別〉卷一五〇）

遣吏山禽在，開樽野客同。古牆抽臘筍，喬木揚春鴻。（戴叔倫〈張評事涉秦居士系見訪郡齋即同賦中字〉卷二七四）

中天白雲散，集客郡齋時。陶性聊飛爵，看山忽罷棋。（馬戴〈同州冬日陪吳常侍閒宴〉卷五五五）

樹翳樓台月，帆飛角鼓風。郡齋多嶽客，鄉戶半漁翁。（周繇〈送江州薛尚書〉卷六三五）

疏散郡丞同野客，幽閒官舍抵山家…小醕吹醅嘗冷酒，深爐敲火炙新茶。（白居易〈北亭招客〉卷四三九）

這些招客宴集的活動或在公堂官舍之中，或在郡齋園林之內（即郡圃）的亭榭裡進行。他們一面宴飲應酬，一面欣賞郡齋內外的景色，或進行奕棋品茗等活動。這就使郡齋在辦公與居家之外，也兼具著交遊應酬的功能，提供了一個遊賞宴集的休閒娛樂的公共空間。而且這些

## 唐代郡齋詩所呈現的文士從政心態與困境轉化

詩歌共同強調著野趣，亦即遊宴交往的對象多非達官貴人，而是充滿著樸野情味的賓客，這使郡齋在公共娛樂性空間的提供上深具鄉野山林的性格。

這些前往郡齋宴遊的賓客，為了悠閒從容地享受郡齋風光與交友樂趣，往往會在郡齋中過夜，這在唐詩中十分常見，如：

祖詠有〈宿陳留李少府揆廳〉詩（卷一三一）

耿湦有〈宿岐山姜明府廳〉詩（卷二六八）

崔峒有〈宿江西竇主簿廳〉詩（卷二九四）

王建有〈宿長安縣後齋〉詩（卷三〇一）

李洞有〈秋宿長安韋主簿廳〉詩（卷七二三）

這裡的廳，應該不是指睡在辦公廳堂之上，而是指在辦公廳內或臨近空間另設的住宿舍館。也就是在郡齋一類的治政所在地或官舍之中也設備有招待賓客住宿的客館。這其中或者包含有地方官員在私家的客戶中招待友人的私人活動，但是也有很多是在郡齋的公共空間裡專設的招待賓客的館舍。例如張說〈夕宴房主簿舍〉詩在序文中說：「旅聽清館」，在詩中說：「旅館月宿永」（卷八六）；而岑參在〈江行夜宿龍吼灘臨眺思峨眉隱者兼寄幕中諸公〉詩中說：「官舍臨江口，灘聲人慣聞」（卷二〇〇）。可見在郡齋內的官舍區也往往設有旅館以供旅人住宿。在《唐會要·卷六十八刺史上》中記載大和四年九月有令，規定各地方政府若有羨餘錢物允許充諸色公用，其中包括「公私使客，兼遇徵拜朝官、送故迎新，舊例合有供應宴餞贈覲者」。可見公私宴集應酬可以由公家的錢帑來供應，只要經費充足，這些迎送應酬及「公廨屋宇…等合建立修理」都由地方政府負責。由此可知，在郡齋中設備有供客住宿的客館是在法令的制定規畫之中的。這些旅館有時招待公務接洽的官員或地方官員本身招邀的私人訪客，有時則是為不相干的羈旅遊子提供短暫的住宿服務。

這些提供旅宿的客館主要還是因為郡齋中美麗的山水景色也開放給一般廣大民衆參觀遊覽，這就使郡齋也成為公共遊樂的公園，如：

頒條示皇澤，命宴及良辰。冉冉趨府吏，蚩蚩聚州民。（白居易〈郡中春議因贈諸客〉卷四三四）

長吏多愁罷，遊人詎肯還。（李嘉祐〈送陸士倫宰義興〉卷二〇六）

若無別事為留滯，應便拋家宿看來。（王建〈于主簿廳看花〉卷三〇一）

明年萬葉千枝長，倍發芳菲借客看。（徐賛〈郡庭惜牡丹〉卷七〇八）

臺館輦飛匝郡城…千家羅綺管弦鳴。（詹敵仁〈余遷泉州城留侯招遊郡圃作此〉卷七六一）

在二月春分時白居易會宴請忠州州民同來賞景，以示皇恩。至於平日則是民衆自由遊賞。由「遊人」一詞表示前來郡齋遊賞的人並非是地方官員邀請來的賓客。「詎肯還」表示這些遊人的遊賞活動頗具自由出入的特色。甚至於可以如王建所說住宿過夜以細賞花景。正因為郡齋是開放給郡人們自由出入賞玩的，所以在春景燦爛時有時會有千家前來，穿著綺羅，帶著管弦，盡情宴賞遊玩。所以郡齋中的園林化造設也使其具有公園的性質。不論是官員自己遊賞，或是招待賓客宴集，或是提供民衆遊玩住宿，郡齋都在空間特性上兼具了開放的公共性與玩賞休閒的娛樂性。

根據本節所論可知，唐代郡齋詩中所呈現出來的郡齋，不但是治理政務的公府所在地，而且設有官員們可全家居住的官舍，同時在諸多美景的造設下也成為官員交友待客的應酬之地，更是地方性公共遊賞的公園與客館。因此具有治政、居家、宴集、遊賞與供宿等多項功能。這也使其兼備了森嚴肅穆與輕鬆自在、公共與私密、務公與休閒、公開外放與隱密內斂等多組相對的空間性格。

## 參、郡齋園林化的特色與意義

在唐代，不只是地方性的治政中心有園林化的風氣，一些中央機關也都造設有園林。如蘇頌〈春晚紫微省直寄內〉詩描寫「花間燕子棲鵝鶴，竹下鶴雛繞鳳皇」（卷七三）；如錢起（和范郎中宿直中書曉玩清池贈南省同僚兩垣遺補）有春池、林、仙島、蘭等景物（卷二三八）；岑參的〈省中即事〉詩有「竹影遮窗暗，花陰拂簟涼」（卷二〇〇）的描寫，在在顯示出這些朝廷宮禁中的辦公場所園林化的現象。而各州縣的治政所在地也不例外地普遍出現園林化的情形，而且比起中央機關來，其造景更為活潑變化，更具深雋優美的山林氣息。

## 一、坐擁自然山水之美

在討論郡齋的園林化內容之前，必須先說明並呈顯唐代文士對郡齋自然山水之美的強調這一事實。我們常常可以在題寫郡齋一類的詩作中看到羨人的山水美景，如：

白鳥下公府，青山當縣門。（岑參〈題永樂韋少府廳壁〉卷二〇〇）

角巾高枕向晴山，訟簡庭空不用關。秋風窗下琴書靜，夜景門前人吏閒。（錢

起〈題張藍田訟堂〉卷二三九）

孰知天柱峰，今與郡齋對。隱嶙抱元氣，氤氳含青靄。（獨孤及〈酬皇甫侍御望天灘山見示之作〉卷二四六）

主人能政訟庭閒，帆影雲峰戶牖間。每到夕陽嵐翠近，只言籬障倚前山。（劉商〈斐十六廳即事〉卷三〇四）

況有虛白亭，坐見海門山。潮來一憑檻…終朝對雲水。（白居易〈郡亭〉卷四三一）

在大部分的郡齋相關詩歌中幾乎都可以看到類似如上的描寫。有青山層峰，湖溪帆影，雲水氤氳，居息其內的官員不必踏出公庭門檻就可以高枕臥看這些山水景色，終日浸淫在優美的情境中，猶如置身在幽寂的山野。這主要是因為在強大優越的權勢憑藉下郡齋多半設在郡城內的精華地帶，而郡城則多半選建在該州的精華地區。所以郡齋坐擁山水佳景是可以在常識的理解中被了解與接受的。

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在上述的題詠酬贈作品之外，還可以頻繁地看到唐詩送行作品中對於被送者將赴任的郡齋加以美景的頌揚，如：

月明江路聞猿斷，花暗山城見吏稀。惟有郡齋窗裡岫，朝朝空對謝玄暉。（劉

長卿〈送柳使君赴袁州〉卷一五一）

山色低官舍，湖光映吏人。（岑參〈送李郎尉武康〉卷二〇〇）

山色垂趨府，潮聲自到門。（李嘉祐〈送越州辛法曹之任〉卷二〇六）

煙波連桂水，官舍映楓林。（郎士元〈送長沙韋明府〉卷二四八）

匡廬千萬峰，影匝郡城中。（周繇〈送江州薛尚書〉卷六三五）

既然是送行的作品，那麼即將遠行上任者所要抵達的地方並非詩人現前眼見的。其中除了少數作者曾經親臨其地而依其經驗記憶來加以讚頌之外，其餘大部分的作品應是基於傳聞、地理常識而加以詩人的想像的。他們以非常近似的筆法來描摹揣想郡齋坐落在當地最好的觀景點，在公府官舍之內隨處都有山水環映，視野遼遠壯闊，景色優美怡人，以致於可以「湖光滿訟堂」（韓翃〈送蘇州姚長史〉卷二四四），可以「聽訟白雲中」（劉長卿〈送齊郎中典括州〉卷一四七）。這種送行時的想像在當時的詩歌作品中幾乎是千篇一律的。（註八）這種模式化的讚美現象也推擴到州縣所轄的全部區域，如：

詔下忽臨山水郡，不妨從事恣攀登。（權德輿〈李十韶州寄途中絕句…〉卷三二一）

出宰山水縣，讀書松桂林。（韓愈〈縣齋讀書〉卷三三九）

好去煙霞縣，仙人有舊蹤。（李頻〈送薛能少府任藍屋〉卷五八七）

滿縣唯雲水，何曾似近畿。（許棠〈寄藍屋薛能少府〉卷六〇三）

任公郡占好山川，谿水縈迴路屈盤。（徐鉉〈寄歙州呂判官〉卷七五一）

山水郡、山水縣、煙霞縣都表示該州縣以山水聞名，境內盡是好山好水。這雖然較諸上面讚頌郡齋坐擁山水美景更具有一般地理常識的基礎，想像誇張的性質似乎少得多，但是在唐詩作品中卻可見到其模式化的明顯痕跡。所以不管是贊揚郡齋或全州縣的山水美景，這種有趣的現象寓含著下面幾個意義：其一，唐代各地郡齋確實普遍地造設在當地風景優美、地勢最佳的觀景點上，往往能夠飽覽當地的山水，並以高遠之勢收視其地理概況。其二，對派任各地的文士而言，任守在一個山水秀美的州縣、生活工作在一個美景環繞的郡齋中，意味著他工作中可以悠遊涵泳、怡然自得地超越世俗宦情之累。其三，基於以上兩點，這種送行作品

---

註八：如岑參一連串送行作品中就出現如下類似的句子：

山色低官舍，湖光映吏人。〈送李郎中尉武康〉卷二〇〇  
青山入官舍，黃鳥度宮牆。〈送鄭少府赴渝陽〉卷數同上  
虞坂臨官舍，條山映吏人。〈送祕省虞校書赴虞鄉丞〉卷數同上  
新橘香官舍，征帆拂縣樓。〈送江陵黎少府〉卷數同上  
海樹青官舍，江雲黑郡樓。〈送揚州王司馬〉卷數同上  
江樹連官舍，山雲到臥林。〈送柳錄事赴梁州〉卷數同上  
江聲官舍裡，山色郡城頭。〈送襄州任別駕〉卷數同上  
這裡可以清楚地看出其千篇一律模式化的想像筆法。

模式化的傾向實是詩人對遠行上任者的讚美，也是當時文士們普遍的仕宦心態的展現（詳下文）。

## 二、園林造景及其意義

就是基於唐代文士對於郡齋存在著上述的山水頌揚與深微的仕宦心態，因此在既有的自然山水景色之外，郡齋內也往往造設優美的人工景觀，而使郡齋成為園林。在唐詩裡便有直接稱郡齋為園者，如：

郡齋有佳月，園林含清泉（韋應物〈答崔都水〉卷一九〇）

公門且無事，微雨園林清（韋應物〈縣齋〉卷一九三）

官舍非我廬，官園非我樹（白居易〈自詠五首〉其五・卷四四四）

園開四季花，公庭飛白鳥（周繇〈送人尉黔中〉卷六三五）

依上節所論可以得知郡齋既然兼具治政、居家、宴集、遊賞與旅宿等多項功能，其空間範圍必然相當廣大，且依其功能分成許多不同的區域。而其中基於辦公餘暇的放鬆需求、基於居家環境美化與休閒的需求、基於宴集遊賞的觀覽需求，園林化的造設是十分必要的。且其建築完成的園林應會隨其公私性質或功能性質而有不同的景區區隔。加上公家在經費來源較豐足、造設時間因新舊官員喜好而無限持續的情況下，可以想見郡齋的園林，其範圍之大、造景之巧妙優越。

### (一)水景特多及其意義

除了泛稱郡齋為園林之外，唐詩資料中更多的郡齋景物的具體描寫也確實展現了其園林實質。而在郡齋衆多的園林景色中，最常被強調的是水景，如：

郡齋北軒卷羅幕，碧池逶迤畫閣。池邊綠竹桃李花…。（劉禹錫〈樂天寄憶舊遊因作報君以答〉卷三五六）

春事日已歇，池塘曠幽尋。殘紅披獨墜，初綠間深淺。（張又新〈郡齋三月下旬作〉卷四七九）

蓮花峰下郡齋前，遠砌穿池貯瀑泉。（姚合〈和王郎中題華州李中丞廳〉卷五〇一）

池邊冰刃暖初落…溪送綠波穿郡宅。（韋莊〈三堂早春〉卷六九五）

竹聲并雪碎，溪色共煙深。（王周〈題廳壁〉卷七六五）

這裡所出現的自然既有的溪水已加上人工的接引，所以可以充分穿越郡宅，逶迤繞階砌，使郡齋內的建築物充分與水結合，人走到哪裡都能欣賞到水景。而且水的流動也擔負起園林動線的任務，綰結著各景成為有組織的結構體，並使園林充滿了清涼靈動的氣息。此外到了某些地點，這些水流還加以貯存成為池塘，形成靜態澄明的水景。而且水景的周邊也充分與花木配合，產生掩映隱見的效果。

值得注意的是，在郡齋詩中所見的園林造設比起一般的園林文學所呈現的，有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出現大量的水景，但是山石造景卻非常稀少。除了一般詩作有此顯現之外，在郡齋園林組詩中也可明白見出這種現象，如劉禹錫〈海陽十詠〉十景中就有雲英潭、裴溪、飛練瀑、蒙池、棼絲瀑、雙溪等六景是水景，可見其比例之高。除了上述借景所得的大山遠山之外，人工造山在郡齋中難得見到，只有極少數像楊巨源〈秋日韋少府廳池上詠石〉（卷三三三）這一類簡單的立石為峰的造景。這個現象有幾個原因：其一，郡齋在地勢借景上已取得觀覽山景的先天優勢，豐富的山景已使郡齋在造山的需求上減少。其二，比起山景，水景在造園的應用上更為靈活多樣，可以充分地配合園林地勢而產生逶迤起伏的變化趣味，而且與其他園林要素如建築、花木、山石等也能靈活結合。其三，水景所產生的樂趣不只是靜觀，而且可以有多重的賞玩及實用功能，如「水池堪釣魚」（岑參〈虢州臥疾喜劉判官相過水亭〉卷二〇〇），如「蓮披靜沼群香散，鷺點寒煙玉片新」（劉兼〈郡閣閒望書懷〉卷七六六），如「煮茗汲寒池」（李中〈贈朐山楊宰〉卷七四八），以及灌養花木、調節濕度等，都使水在園林中成為十分重要的要素，也使其觀賞玩樂的趣味更多樣也更經濟。

然而這些原因在一般園林中也都存在，但在一般的園林文學中造山（石）的描寫卻非常多，並未出現郡齋這樣明顯的水景特多而造山稀少的現象。因此上述的造園原因之外，可能還寓含著其他的意義：其一，郡齋是地方治政中心，除了美景的收攝之外，其地理位置的優越還基於另一個重要的政治考量，就是在形勢上對全郡做地理上的統攝與掌握。如宋之間〈郡宅中齋〉所描述的「郡宅枕層嶺，春湖繞芳甸。雲甍出萬家，臥覽皆已遍」（卷五三）。因此在唐代的郡齋詩中對於山景不斷強調其遠觀遼夐、盡收眼底的視野與氣勢。其二，郡齋

## 唐代郡齋詩所呈現的文士從政心態與困境轉化

詩在仕宦心態上不斷強調隱逸情調（詳下文），因此在山水景色的描寫上也特意強化大山的境界。其三，水具有潤澤、灌沐、洗滌的作用，可用以象喻地方官員治政佳績澤及百姓，這在郡齋詩的應酬歌頌目的上十分受用且具深婉效果。

### (二)花木動物

在花木方面，郡齋所呈現的景象與一般園林較無大異，如：

公庭半藥闌…窗冷竹聲乾。（岑參〈暮秋會嚴京兆後廳竹齋〉卷二〇〇）

春風北戶千莖竹，晚日東園一樹花。（白居易〈北亭招客〉卷四三九）

夏木已成陰，公門晝恒靜。（韋應物〈立夏日憶京師諸弟〉卷一九一）

古牆抽臘筍，喬木颺春鴻。（戴叔倫〈張評事涉秦居士系見訪郡齋即同賦中字  
>卷二七四）

事簡公庭靜…入竹就清風。（李中〈晉陵縣夏日作〉卷七四九）

與一般園林相同的是郡齋中有彩燦的花藥，有沉靜的綠樹，而且兩者都以數量多——公庭半藥欄、千莖竹、夏木成陰為美。另外和一般園林同樣的是，郡齋內也普遍以竹林為常見的植栽（註九）。同時這些花木除了為郡齋提供陰涼的環境、美麗的視覺享受以及芳香的嗅覺享受（註十）之外，也提供了一些可觀的經濟產物，如廣大竹林所生的筍以及竹子本身的諸多經濟價值，如「庭樹純栽橘，園畦半種茶」（岑參〈郡齋平望江山〉卷二〇〇），如「樹看十年花：即府中新果園」（白居易〈自罷河南已換七尹每一入府…〉卷四五七）等。所以總的看來，郡齋在花木的造設方面並未顯現出特殊於一般園林之處。但是除了花木植物之外，郡齋中也充滿動物的足跡，如：

府僚閒不入，山鳥靜偏過。（包何〈和孟虔州閒齋即事〉卷二〇八）

鼓絕門方掩…螢照竹間禽。（姚合〈縣中秋宿〉卷五〇〇）

---

註九：除上引兩例之外，尚如：

幾處閒花映竹林，攀樹玄猿呼郡吏。（張謂〈西亭子言懷〉卷一九七）

寒磬竹共來（姚合〈萬年縣中雨夜會宿皇甫甸〉卷四九七）

螢照竹間禽（姚合〈縣中秋宿〉卷五〇〇）

雨水澆荒竹（姚合〈書縣丞舊廳〉卷五〇〇）

庭閒斑竹長（無可〈送姚宰任吉州安福縣〉卷八一三）

註十：如白居易〈官宅〉詩所描述的「花香院院聞」（卷四四七）。

柴桑官舍近東林…走吏喧來水鴨沉。（司空曙〈寄衛明府常見短靴褐裘…〉卷二九三）

床前沙鳥語，案下錦鱗驚。（方干〈嘉興縣內池閣〉卷六五三）

攀樹玄猿呼郡吏，傍谿白鳥應家禽。（張謂〈西亭子言懷〉卷一九七）

山鳥、飛禽是有林木存在處便會很自然聚集的，牠們的存在使郡齋增添了林野的氣息和快樂活潑的氣氛。而水鴨與錦鱗則是水塘中悠遊自得的生命，也是富於趣味的景觀。至於玄猿的出現則較為特殊，牠是深山幽澗中才有的，所以牠的出現和啼聲使郡齋增添了山林幽僻的荒寂感。這些動物都同樣使郡齋充滿自然山林的氣息。此外，在衆多的禽鳥之中，郡齋詩常強調的是鶴：

聽更池上鶴，伴值岳陽人。（李洞〈宿長安蘇主簿廳〉卷七二一）

高人為縣在南京…藥圃尋花鶴伴行。（楊夔〈寄當陽袁皓明府〉卷七六三）

閒吟山際邀僧上，暮入林中看鶴歸。（姚合〈杭州官舍偶書〉卷五〇〇）

朱慶餘有〈台州鄭員外郡齋雙鶴〉詩。（卷五一五）

李群玉有〈池州封員外郡齋雙鶴丹頂霜翎仙態浮曠罷政之日因呈此章〉詩。

（卷五六九）

鶴在園林中不僅以其昂然卓立、清俊瀟灑的姿態以及潔白光潤的毛色、嘹亮清暢的唳鳴為山水景色增添怡目悅耳的優美景象，而且還以牠閒逸脫俗的優雅氣質與輕逸高飛的升天形態引發仙想。所以白鶴的存在為郡齋這個治政中心點染出一份超俗氣氛。而郡齋詩對此的描寫和強調也是對其中官員的讚頌，並間接表達詩人自己對政治世界所懷抱的洗滌意識與清高超越的期望。

### （三）建築與樓閣的強調

在建築方面，可以想見，在辦公等多重功能的需求下，郡齋的建築必是衆多且多樣化的。所謂「台榭繞官曹」（白居易〈初領郡政衙退登東樓作〉卷四三一）的景象應是郡齋普見的。但因其腹地廣闊且林木茂密的情況下，這些衆多或莊嚴的建築仍能充分達到園林自然化的效果。而且與唐代一般園林相同的是，郡齋中亭子的形製相當普見，所以也出現了以「官亭」（見李洞〈寄東蜀幕中友〉卷七二三）、「府亭」（見羅隱〈錢塘府亭〉卷六六

## 唐代郡齋詩所呈現的文士從政心態與困境轉化

一) 等來代稱郡齋的用詞。而在衆多的建築形製中也常被提及且對郡齋較具特殊意義的是樓閣，如：

聞君樂林臥，郡閣曠周旋。（武元衡〈旬假南亭寄熊郎中〉卷三一六）

郡城樓閣繞江濱，風物清秋入望頻。（劉兼〈郡樓閒望書懷〉卷七六六）

郢客登樓齊望華…湖山清映越人家。（張繼〈會稽郡樓雪霽〉卷二四二）

樓侵白浪風來遠，城抱丹巖日到遲。（許渾〈郡齋夜坐寄舊鄉二姪〉卷五三五）

高閣收煙霧，池水晚澄清。（韋應物〈郡齋感秋寄諸弟〉卷一八八）

在一般園林文學中樓閣並未特別被強調，但是郡齋詩中卻常常出現。對郡齋而言，樓閣的形製可以登高望遠，收視遼闊的景境，可以幫助官員掌握行政區內大致的狀況。像王建在〈昭應官舍書事〉詩中甚至描述道：「登閣巡溪亦屬忙」（卷三〇〇），便是藉著登上郡閣的高曠視野來完成他巡視的工作。所以郡閣在郡齋中頗見重要的象徵意義。在唐詩中頗可看到文士們登上郡閣遠望的情景，並往往直接以郡閣代稱郡齋。

於此要略為一提的是，既然唐代郡齋充分園林化，那麼在名稱上以郡「齋」稱之，似乎無法傳達出其園林內涵，而是像宋代大量普遍使用的「郡圃」一詞才能精確地表出其義。但是唐詩中確實多以郡齋稱之，而「郡圃」的用法則僅見於詹敦仁〈余遷泉山城留侯招遊郡圃作此〉（卷七六一）一例，且此例已屆唐代晚年。由此可知，郡齋園林化的情形在唐代是新興漸臻成熟的階段，而宋代則是更為繁盛且更擴大其公共遊樂性。（註十一）

根據本節所論可知，唐代郡齋普遍地都造設成廣大的園林，它們和唐代一般園林基本上大同小異，但更加強調水景的設計與樓閣形製的標誌，其中都隱含有政治意義，是郡齋園林的特色所在。而郡齋園林的造設一方面固然是美化環境，一方面是滿足郡齋的多樣功能，然而在郡齋詩的顯現中更重要的是，這對官員文士們而言還能滿足他們在仕宦上微妙而艱難的心境。（詳下文）

---

註十一：宋代郡圃的詳細內容可參見拙著《宋代園林及其生活文化》一書 東大圖書 1995 年。

## 肆、文士的郡齋活動及其意義

從唐代郡齋詩中可以看出文士們所強調的郡齋活動是一派閒逸野趣與優雅的文藝氣息，反而在治理政務的日常工作方面刻意予以淡化。這其中當然有文學情境本身的取捨因素，但更重要的應是文士們從政心態使然。

### 一、治政活動的浪漫美化與自由性

首先，郡齋作為治政的場所，官員於此首要的工作當然是處理政務。可以想見，他們花在這方面的時間應該相當多。但是，郡齋詩所呈現出來的這方面的面貌卻很少，而且即使在述及時也都在特意強調其情境美感。如：

晨光起宿露，池上判黎甿。（錢起〈縣內水亭晨興聽訟〉卷二三六）

勸耕滄海畔，聽訟白雲中。（劉長卿〈送齊郎中典括州〉卷一四七）

破竹從軍樂，看花聽訟閒。（劉長卿〈奉陪使君西庭送淮西魏判官〉卷一四八）

竹裡藏公事，花間隱使車。（張謂〈過從弟制疑官舍竹齋〉卷一九七）

杉蘿色裡遊亭榭，瀑布聲中閱簿書。（方干〈贈處州段郎中〉卷六五〇）

在水亭中聽訟是十分優美的環境，通透的空間可以四望建築外的景色，亭旁案下便是清澈盪漾的水景。而且隨時可能因天候的變化而生起白雲，就在白雲瀰漫中聽訟或者一面看花一面悠閒地聽訟。至於靜態的批閱簿書等工作則更可以在竹裡或瀑布聲中悠閒自在地處理。這樣的治政工作所呈現的全是浪漫閒雅的情調。這麼優美浪漫的治政情調確實有其客觀的條件，那就是郡齋本身即為園林，園林環境確實為治政工作提供了一些自然生成且美妙的氣氛。如：

野蕨生公署，閒雲浮印床。（許棠〈送李頻之南陵主簿〉卷六〇三）

公署聞流水，人煙入廢城。（曹松〈贈餘干袁明府〉卷七一七）

軒窗竹翠溼，案牘荷花香。（岑參〈初至西虢官舍南池呈左右省及南宮諸故人〉

## 唐代郡齋詩所呈現的文士從政心態與困境轉化

>卷一九八)

小吏趨竹徑，訟庭長藥畦。（岑參<虢州郡齋南池幽興因與閣二侍御道別>卷一九八）

別有心期處，湖光滿訟堂。（韓翃<送蘇州姚長史>卷二四四）

平日在公堂之中案牘之上就有閒雲浮溢、流水充耳、荷香撲鼻、花藥在目、湖光浮幻，幾乎是不須刻意去尋覓就有無所不在的視覺的、聽覺的、嗅覺的、觸覺的等多方面的美麗情景圍繞。所以在聽訟辦公之際很自然就會浸淫在浪漫優美而愉悅怡人的境地中。然而雖然我們可以認為這是郡齋園林化之後必然產生的現象，但是治理政務仍然還是有其基本本質上的嚴肅莊重性與緊張度。所以我們可以看出唐代文士在此有將郡齋治政活動加以浪漫美化的明顯意圖。尤其像上引十個詩例中，劉長卿、方干、許棠、曹松與韓翃都是在送行與贈答的詩中做這樣的描繪，則更是出自詩人的浪漫想像與想當然爾的認知，更可以見出其刻意美化郡齋治政活動的心意。

除了治政情境的優美浪漫之外，還有一項令官員們感到自在愉悅的是辦公時間的自由性：

閻吏告無事，歸來解簪纓。（劉禹錫<早夏郡中書事>卷三五五）

郡齋得無事，放舟下南湖。（皎然<奉陪鄭使君謄遊太湖至洞庭山登上真觀卻望湖水>卷八一七）

理邑想無事，鳴琴不下堂。（錢起<送武進韋明府>卷二三七）

今日郡齋閒，思問楞伽字。（韋應物<寄恒燦>卷一八八）

訟庭閒寂公事少，留客看山索酒斟。（杜荀鶴<和友人寄長林孟明府>卷六九二）

只要是公堂上無事，官員們就可以離去或做自己的事。所以在吏告無事時，劉禹錫就回家換下官服，鄭使君就陪同皎然去遊太湖。甚至於在錢起的詩中認為只要是心裡「想」定無事就可以自在彈琴遊藝。而韋應物與杜荀鶴則認為不一定要無事，只要公事少就可以訪僧或宴客看山。由此看來，唐代的地方官並沒有固定的上班時間，有事就上公堂辦理，無事就可以隨時下班，具有高度的彈性與自由。這主要也是因為郡齋中兼有公堂和官舍，兩者相距甚近，

有公事的話，吏衛可以隨時稟報，立即上堂處理；或者靜態事務可以在私宅中批閱辦理。因此辦公與閒居之間可以鬆動而便利地接續。同時郡齋園林化與居家的空間設計也容易促使官員們可以隨處自在地進行休閒遊藝的活動。在《唐會要·卷六十九刺史下》中載有會昌元年正月的制文，其中規定：「刺史雖非假日，或有賓客須申宴餞者，聽之。」有了這樣的規定，刺史們在上班辦公方面的時間就變得非常自由，即或不是宴餞賓客，也可以在無事或少事時彈性安排自己的活動了。（註十二）

這種辦公的浪漫美化與自由性，無論是出自官員自己的抒寫或其他文士餞贈時的想像，都充分顯現唐代文士雖然對仕宦政治抱以相當高的期待，卻又發自內心地抗拒被官務與制度所束縛，而藉此保持文士的尊嚴與自我。同時也顯現他們試圖將被派守外地的失意淡化並轉化成一種超塵自在、怡然自得。

## 二、宴賞遊藝

因為上班時間的自由，唐詩中所呈現的文士郡齋活動就遠離政治而一意傾向於宴賞遊藝等休閒活動了。由於其活動的內容和形式相當多樣，於此只能舉其大要來做解析。首先，是在無事時乾脆高枕閒眠或者閒坐閒行，如：

敦煌太守才且賢，郡中無事高枕眠。（岑參〈敦煌太守後庭歌〉卷一九九）

郡齋無事好閒眠，稻杭油油綠滿川。（盧綸〈送從叔牧永州〉卷二七六）

臨江府署清，閒臥復閒行。（姚合〈杭州官舍即事〉卷五〇〇）

不知獨坐閒多少，看得蜘蛛結網成。（來鵠〈新安官舍閒坐〉卷二七六）

日高人吏去，閒坐在茅茨。（白居易〈官舍小亭閒望〉卷四二八）

為什麼盧綸在送別其從叔去牧守永州時竟然敢大膽地勸讚這位才將上任的刺史在郡齋無事時「好」閒眠呢？高枕閒眠似乎是一副不在乎的懶散情狀，但是其目的是要展現自在閒逸的心情，不為宦轄塵鎖所拘束，所以其實是出自一種稱揚讚美的動機。至於閒坐在形態上沒有閒

註十二：但在同年三月的制文中卻對縣令發出如下的禁制：「其縣令每月非假日不得輒會賓客游宴。」朝廷似乎對刺史與縣令有不同的待遇。但正也可以由此見出縣令在上班時間游宴情形必是相當普遍，以致於需要下令限制。

眠那麼慵懶，但是可以隨興賞景、看書、想事，也是十分自在的。至於閒行則是可以充分細賞景物，可以「竹籠拾山果，瓦瓶擔石泉」（賈島〈題皇甫荀藍田廳〉卷五七二）。這些都是相當悠閒而賞心悅性的生活，是放下人事直接與自然共處的幾近於山林漁樵的生活。這當然也是郡齋園林化之後所得到的便利。此外，其他的郡齋活動就充滿了深厚的人文氣息，如宴集：

謝公為楚郡，坐客是瑤林…壺觴邀薄醉，笙磬發高音。（耿津〈陪燕湖州公堂〉卷二六八）

旭霽開郡閣，寵餞集文人。洞庭摘朱實，松江獻白鱗。（韋應物〈送劉評事〉卷一八九）

景遍歸簷燕，歌喧已醉身。（項斯〈聞友人會裴明府縣樓〉卷五五四）

侑食樂懸動，佐懽妓席陳…歌節點隨袂，舞香遺在茵。（白居易〈郡齋旬假始命宴呈座客示郡僚〉卷四四四）

郡齋北軒卷羅幕…花下舞筵鋪彩霞。吳娃足情言語點，越客有酒巾冠斜。（劉禹錫〈樂天寄憶舊遊因作報白君以答〉卷三五六）

從第二節引白居易詩感歎其初到蘇州十日尙無暇宴集及注十二來看可知，宴集活動在郡齋中是相當普遍而頻繁的。這裡的宴集與一般園林中的無異，有豐盛的菜餚美酒，有音樂歌舞表演助興，有言談黠笑，非常盡興喧鬧。略有不同的是「衆樂雜軍轉」（韋應物〈郡樓春燕〉卷一八六）的特殊音樂情調，是「兵衛森畫戟」（韋應物〈郡齋雨中與諸文士燕集〉卷一八六）的特殊氣氛。此外宴集的同時還常伴以談議（註十三）、奕棋（註十四）、煮茶品茗

註十三：如：

清言盡至公（戴叔倫〈張評事涉秦居士系見訪郡齋即同賦中字〉卷二七四）

公府從容談婉婉（權德輿〈奉和張監閣老過八陵院題贈杜卿崔員外〉卷三二五）

苔方毳客論三學（李洞〈春日隱居官舍感懷〉卷七二三）

註十四：如：

足得招棋侶（鄭谷〈潯陽姚宰廳作〉卷六七四）

銷日不過棋（白居易〈官舍閒題〉卷四三九）

棋罷嫌無月（姚合〈縣中秋宿〉卷五〇〇）

留僧覆舊棋（李中〈贈朐山楊宰〉卷七四八）

賓來閑覆局（權德輿〈送新安劉少府〉卷三二四）

看山忽罷棋（馬戴〈同州冬日陪吳常侍閒宴〉卷五五五）

(註十五)、彈琴聽琴(註十六)等一般園林中及文士常行的清雅遊藝活動，這些遊藝活動與園林山水景色之間無多大關係，也與郡齋的特殊空間場所無關，而是文士生活中習不可缺的內容。

雖然這些宴集活動與遊藝內容所完成的是交遊應酬的任務，表面上看起來與治政工作無關，也與居家生活的私密自在特性有違。但是對個人而言，它達到了交友與建立良好人際關係的目的；對政務而言，也完成了禮賢請益、了解民情、改善官民關係的任務，這也是地方官員的一種成績。所以較諸一般園林內的宴遊，郡齋中這一類活動實亦包含有政治意義。

### 三、詩歌創作及其意義

文士在郡齋中所從事的且一再被郡齋詩強調的另一項活動是詩歌創作，如：

數篇對竹吟，一杯望雲醉。（白居易〈郡中即事〉卷四三一）

得詩書落葉，煮茗汲寒池。（李中〈贈朐山楊宰〉卷七四八）

縣庭事簡得餘功，詩興秋來不可窮。（李中〈安福縣秋吟寄陳銳祕書〉卷七四九）

醉筆語狂揮粉壁，歌梁塵亂拂花鉢。（劉兼〈郡齋寓興〉卷七六六）

閒吟鈴閣巴歌裡，回首神皋瑞氣中。（羊士諤〈郡齋感物寄長安親友〉卷三三二）

郡齋內有豐富的園林景色，有依四季而明顯變化的物色，有遠離故鄉京闕的空間異感，在在

---

註十五：如：

擎茶岳影來（曹松〈贈衡山梁明府〉卷七一六）

依經煎綠茗（李中〈晉陵縣夏日作〉卷七四九）

甌香茶色嫩（岑參〈暮秋會嚴京兆後廳竹齋〉卷二〇〇）

煮茗汲寒池（李中〈贈朐山楊宰〉卷七四八）

茶對石泉清（羊士諤〈南池晨望〉卷三三二）

註十六：如：

窗下調琴鳴遠水（鄭谷〈獻制誥楊舍人〉卷六七六）

吏散時泛弦（權德輿〈送信安劉少府〉卷三二四）

抱琴時弄月（李白〈贈崔秋浦三首〉其二·卷一六九）

胡床理事餘，玉琴承露濕。（韋應物〈花徑〉卷一九三）

孟郊有〈夜集汝州郡齋聽陸僧辯彈琴〉詩（卷三七六）

## 唐代郡齋詩所呈現的文士從政心態與困境轉化

都是觸發感興、引生創作的媒介。加以這些官員本就是知識豐博、文才傑出的文士，寫詩賦詠本就是他們習慣性的抒發表情的方式，所以郡齋生活中便自然有許多的文學創作。這種創作詩歌的普遍性在諸多送行赴任的詩作已頻頻成為頌揚行者的想像：

知尉黔中後，高吟採物華。（周繇〈送人尉黔中〉卷六三五）

謝家章句出，江月少輝光。（王建〈秋日送杜虔州〉卷二九九）

郡閣清吟夜，寒星識望郎。（鄭谷〈送祠部曹郎中鄴出守洋州〉卷六七四）

想得吟詩處，唯應對酒杯。（姚合〈萬年縣中雨夜會宿皇甫甸〉卷四九七）

新詩寒玉韻，曠思孤雲秋。（權德輿〈寄臨海郡崔稚璋〉卷三二二）

在他人尚不可知的未來任職生活中已可預見其郡齋中吟創詩歌的景象，並預估其創作成績之輝煌。雖然我們可以解釋這是一種基於應酬所需而產生的客套浮面的美化讚揚，但是會有這麼多的描述與想像，應是當時有此事實基礎。但看「官壁題詩盡」（項斯〈贈金州姚合使君〉卷五五四）、「虛白堂神傳好語，二年長伴獨吟時…為報何人償酒債，引看牆上使君詩」（元稹〈代郡齋神答樂天〉卷四一七）的記述，可以知道地方官員在郡齋中吟創時間之長、創作的詩歌之多了。

之所以如此普遍而頻繁地在郡齋中創作詩歌，除了上述的園林條件、空間時間要素與文人本身習慣之外，尚有應酬交遊上的原因。因為郡齋提供了宴集的空間，所以以詩歌代替書信來招邀客人或在宴集上面唱和共賦以資娛樂的情形也很多。但是這些都和一般園林活動及原因沒有什麼差別。比較值得注意的是在郡齋中創作詩歌也有其政治上的意涵存在：

其一，文學創作從感興、構思到寫定完成，其間所需的時間、所耗的心力精神甚多。對於忙碌於俗務的人而言，有其相當程度的困難性與珍貴性。所以這些官員能在郡齋中大量創作正表示他們的閒暇——客觀事況的閒暇與主觀心境的閒逸超越。所以白居易〈官舍小亭閒望〉詩說道：「亭上獨吟罷，眼前無事時」（卷四二八），而曹松〈贈衡山麋明府〉詩則說：「晚吟公籍少」（卷七一六）。因為是無事時、是公籍少時，所以可以從容吟創而不受干擾。這樣閒逸的仕宦步調，這樣自在的仕宦生活，難怪曹松最後要幸喜地說：「任官當此境，更莫夢天台」。所以這樣的歌詠表達不外是在強調為官的悠閒；而為官的悠閒若非是盡職政成、太平民安的結果，便是官員本身心靈境界超越政治壓力束縛的投射。

其二，在唐代被派任到地方去任官職往往是失意貶謫的結果。《唐會要·卷六十八刺史上》載有李嶠的奏言，評論當時的觀念：「竊見朝廷物議莫不重內官、輕外職，每除牧伯，皆再三披訴。比來所遣外任多是貶累之人…」可見在朝廷中央和士大夫心中，確實大多存有這種任職地方為失意挫敗的觀念。所以到了地方，鬱卒挫敗的心境不能直接明說，便藉吟詠創作聊抒其情。李中〈贈永真杜翹少府〉詩中說得很明白：「愛靜不嫌官況冷，苦吟從聽鬢毛蒼」（卷七四七），而羊士諤也是在「無功慚歲晚，唯念故山歸」的落寞心情下「閑吟懶閉閣，且夕郡樓中」（〈郡樓晴望二首〉卷三三二）的。所以我們可以看出郡齋中進行詩歌創作有時是為了抒發鬱悶的心情，安慰失落的情志，是十分委婉間接的政治不滿與慰藉的表現。

其三，不論是失意貶謫的官員或真正超越政治得失的自在者，詩歌創作也是他們在政治之外另一個重要的成就。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他們在郡齋中創作的努力與勤奮，如「郡齋吟久不成眠」（劉兼〈寄滑州文秀大師〉卷七六六），如「遠江吟得出，方下郡齋東」（李咸用〈登樓值雨二首〉其一·卷六四五），好似非得吟出滿意的作品不肯罷休。所以他們會有「爲話門人吟太苦」（李洞〈寄東蜀幕中友〉卷七二三）的感歎。但是這樣苦心思索的目的，仍是為了創出好作品。因為對他們而言，派駐某地都是暫時的，能夠留下一點值得百姓或後人稱道的，除了政績之外便是他們任職期間因「官壁題詩盡」（項斯〈贈金州姚合使君〉卷五五四）所留下的作品。這些作品會讓後來的人「引看牆上使君詩」（元稹〈代郡齋神答樂天〉卷四一七）。而當白居易謙虛解嘲地說「太守三年嘲不盡，郡齋空作百篇詩」（〈重題別東樓〉卷四四六）時，其實也是他杭州太守三年內的輝煌成績。同時他也自得地認為「更無一事移風俗，唯化州民解詠詩」（〈留題郡齋〉卷四四六），這些詩歌作品在民間傳誦解讀也可以達到教育化民的作用，亦是政治上的成就。

其四，韓愈在〈奉和虢州劉給事使君三堂新題二十一詠〉的序文中提及：「虢州刺史宅連水池竹林往往為亭臺島渚…在任逾歲，職修人治，州中稱無事，頗復增飾。從子弟而遊其間，又作二十一詩以詠其事，流行京師，文士爭和之。」（卷三〇三）可見郡齋作品可以流傳廣遠，超越時空限制而傳誦京師，讓遠在中央的人得知其「職修人治」所以有暇造園並遊賞創詠，將其聲名遠播。這也是一種光輝且突破政治際遇的成就。

其五，不論是適意或失意地外放任守，吟詩所耗費的時間精力能讓他們感到日子的快速，誠如白居易所說：「吟山歌水嘲風月，便是三年官滿時。」（〈留題郡齋〉卷四四六）好像在吟詠賞玩之際很快就任滿了。任滿則可能意味著可離去、可歸京或遷調較近京師的地方，外放的生涯便在減少之中了。

值得一提的是，在韋應物的〈酬劉侍郎使君〉詩中出現了「繼作郡齋什，遠贈荆山珍」（卷一九〇）的句子。「郡齋什」的用詞似乎意謂著韋應物自覺地將在郡齋中創詠的文學作品均命名為郡齋篇什，亦即所謂的郡齋文學或郡齋詩。既然稱為郡齋什，則表示它與一般的篇什不同，其意涵的特殊處實即本文所論的。這裡似乎透露出唐代已有文士對於郡齋文學及其意涵萌生了一些概略的意識。

#### 四、造園活動及其意義

雖然郡齋園林是公家的園林，是公共遊樂的園林；雖然地方官員也只是一個暫時的過客而已，但是他們仍然有興趣致力於造園的工作，而且其造園工作還顧及到園林內各個要素而無所偏廢。例如在山景方面有姚合的「移山入縣宅，種竹上城牆」（〈武功縣中作三十首〉其一·卷四九八）；在石景方面有韓琮的〈興平縣野中得落星石移置縣齋〉（卷五六五）；在水景方面有白居易〈官舍內新鑿小池〉（卷四三〇）；在建築方面有徐鉉詩中看到的〈和王子庶寄題兄長建州廉使新亭〉（卷七五一）；在花木方面有鄭谷「洗竹澆莎足公事」（〈小北廳閒題〉卷六七七）；在動物養護方面有李中的「買將病鶴勞心養」（〈贈朐山孫明府〉卷七四八）；在經濟作物的栽植方面有韋應物〈喜園中茶生〉的「聊因理郡餘，率爾植荒園」（卷一一九三）。幾乎園林中所有的要素都是他們造設的對象，而且連藝術化的重要程序：空間布局設計也都有精要的認識與堅持。如孟郊在郡齋內監造的〈崢嶸嶺〉就強調「疏鑿順高下，結構橫煙霞」（卷三八〇）。這不僅是造園相地與因順原則的體現，而且也提前實踐了宋代山水畫論的高遠情境。而張說在為岳州郡齋架籬的時候就了解到「版築恐土疏，襄城嫌役重。藩柵聊可固，筠簾近易奉。差池截浦沙，繚繞綠隈壘。巒似長雲瓦，森如高戟聳」（〈岳州行郡竹籬〉卷八六）的自然原則以及材質與造境之間的關係。這些都可以看出唐代文士在郡齋造園方面的深切識見與用心經營。

既然郡齋不是他們個人擁有的財產或家園，他們只是暫時居此，誠如白居易〈移山櫻花〉詩所說：「亦知官舍非吾宅，且願山櫻滿院栽。」（卷四三九）而為什麼他們仍願意花心思去經營造設呢？可見的原因有：

其一，造園工作為他們提供了一種近似鄉野農耕的經驗。不論是洗竹澆莎或開園種茶乃至上文引述的竹籠拾山果等，都能滿足文士們對另一種生活形態的孺慕與渴求。

其二，純是一種環境的改造與喜愛。如李中所述的〈海上太守新柳東亭〉「選勝開亭景莫窮，高敞軒窗迎海月，預栽花木待春風」（卷七四八），如鄭谷〈題汝州從事廳〉的「自說小池栽葦後，雨涼頻見鷺鷺飛」（卷六七六）。他們把造景本身當作一種樂趣，同時也為造景的改變與美化產生極大的歡愉，並在任內充分享受其成果。因此當韋應物看到郡齋中草木無行次便加以芟除，他所得的成果是：「始見庭宇曠，頓令煩抱舒。茲焉即可愛，何必是吾廬。」（〈新理西齋〉卷一九三）這是他自身得到的襟懷的舒暢，即使不是他的家園，也是眼前立享的喜樂悅悅。這展現的是文士們在繁瑣政務之中也能清淨其心，與自然保持良好而積極的互動。

其三，以上兩點其實也都在表明文士們潛心自然、與世無爭的超然態度，所以李頻〈題少府監李丞山池〉詩說：「能向府亭內，置茲山與林。他人驕驕馬，而我薛蘿心。」（卷一三四）

其四，造設優美的園景也能即刻為其詩歌創作產生良好助益，所以曹松在詠寫〈顧少府池上〉的蘆葦時說「池上分行種…無時不動詠」（卷七一七），而上引鄭谷在洗竹（即芟除密雜的竹林）澆莎之後也得到「一來贏寫一聯詩」的具體成果。而這些詩歌吟創又富有如上所論多面的政治意義。

其五，雖然地方官員都是暫時派任居住，但是造園工作的成果卻可能是永久的。因為這些園景物色「明年秩滿難將去」（方干〈鹽官王長官新創瑞隱亭〉卷六五一），將會長久留在郡齋之中。所以哪怕是一棵簡單的樹也可能成為甘棠美名，何況是更能持久的建築。所以當白居易重遊河南府的水堂時可以帶著得意的心情說「昔予為尹日創造之」（〈宴後題府中水堂贈盧尹中丞〉卷四五九）。而當郡齋中的亭子命名為「化洽」以紀念某任官員「化洽而成」（沈顏〈題縣令范傳真化洽亭〉卷七一五）時，范傳真的善政美名就隨之而留傳下來

了。

## 伍、郡齋詩主題所呈現的從政心態與困境

在唐代衆多的郡齋詩中可以看出唐代文士從政心態上的一些有趣的現象，這從以下的詩歌主題討論中可以清晰地被說明顯現出來。

### 一、閒暇主題與從政心態

郡齋既是治政中心，那麼郡齋詩所歌詠的內容主題本該是對於政治佳績的頌揚或努力治政的稱美。但有趣的是很少看到這類主題。（註十七）為什麼會如此呢？除了文學情境本身的設想之外，唐代文士的仕宦觀念是很重要的主導因素。兩種因素加在一起就使唐代郡齋詩在主題上呈現有趣的現象。首先，他們喜歡反寫郡齋中的治政活動，而描摹強調其閒暇無事的面貌。如：

西府軍城暮，南庭吏事稀。（耿湋〈會鳳翔張少尹南亭〉卷二六八）

閒齋無獄訟，隱几向泉聲。（李頻〈贈同官蘇明府〉卷五八八）

可憐江縣閒無事，手板支頤獨詠貧。（司空曙〈春送郭大之官〉卷二九三）

訟庭閒寂公事少，留客看山索酒斟。（杜荀鶴〈和友人寄長林孟明府〉卷六九二）

巴城鎖印六聯靜，盡日閒謠廨署中。（權德輿〈春送十四叔赴任渝州錄事絕句〉卷三二三）

事少、無事、以致於鎖印終日、閒謠廨署的現象，其背後可以有很多意涵：

其一，可能是地方偏遠、民風淳厚樸實，自然就少有獄訟，而使政務趨於單純簡化。韋應物〈種藥〉詩所說：「州民自寡訟，養閒非政成。」（卷一九三）姚合〈杭州官舍偶書〉

註十七：偶而可以見到像「均賦鄉原肅，詳刑郡邑康」（王周〈和程刑部三首·公會亭〉卷七六五）、「遙知訟堂裡，佳政在鳴琴」（郎士元〈送長沙韋明府〉卷二四八）、「言下辯曲直，筆端破交爭」（劉禹錫〈早夏郡中書事〉卷三五五）這一類描寫，但是整體上來看是非常稀少的。

詩所說：「無術理人人自理，朝朝漸覺簿書稀。」（卷五〇〇）就是以樸民自化來解釋其閒暇少事。

其二，更推進一層來看，閒暇無事也可能是治政成功、太平盛世的結果。如：

良牧閒無事，層臺思渺然。（權德輿〈酬馮絳州早秋絳臺感懷見寄〉卷三二一）

主人能政訟庭閒，帆影雲峰戶牖間。（劉商〈裴十六廳即事〉卷三〇四）

事簡豈妨頻賞玩，況當為政有餘功。（李中〈海上太守新刲東亭〉卷七四八）

公府有高政，新齋池上開。（劉禹錫〈白侍郎大尹自河南寄示池北新葺水齋即事招賓十四韻兼命同作〉卷三六二）

郡齋無事好閒眠，秔稻油油綠滿川。（盧綸〈送從叔牧永州〉卷二七六）

因為是良牧，是能政者，所以分內職務都處理妥當，民生都各得其所，群僚都各安其位，所以能夠閒無事，所以有餘力從事造園遊宴活動，所以在閒眠中能眺見秔稻綠油油的豐盛安樂景象。這就是郡齋詩的反寫，不從勤政勉、憂心忡忡著筆，而從閒暇無事、悠遊自在來反寫其政治佳績。

其三，可能是在強調官員本身的性情。他們或者像姚合「自知狂僻性，吏事固相疏」（〈武功縣中作三十首〉其二。卷四九八），或者像白居易「太守臥其下，閒慵兩有餘」（〈官舍〉卷四三一），或者像王建「痴頑終日羨人閒，卻喜因官得近山」（〈昭應官舍〉卷三〇〇）。而狂僻、閒慵或痴頑都意在表現文士不奔競、不諳世故俗情的潔淨性情。

其四，與第一點相關的是，這也是仕途失意的一種極委婉的表達。會任職偏遠地區，民風淳厚無染，是貶謫的結果。而即或非偏遠地區，只要官員們心中不滿意，便可能有這樣的反應。前者如白居易貶江州司馬時在〈官舍閒題〉中所說的：「職散優閒地，身慵老大時。」（卷四三九）後者如徐鉉〈寄江都路員外〉詩所說的：「吾兄失意在東都…已縱乖慵為傲吏。」（卷七五二）而不論是自嘲官低職散，或近於叛逆式地展現慵傲態度，都是政途失路的結果。

在悠閒主題的強調下，郡齋詩便出現了一些奇怪的形象，如官府常關：

郡閣晝常掩，庭蕪日復茲。（張九齡〈郡內閒齋〉卷四九）

## 唐代郡齋詩所呈現的文士從政心態與困境轉化

單棲守遠郡，永日掩重門。（韋應物〈對雜花〉卷一九三）

知君日清淨，無事掩重關。（李嘉祐〈送陸士倫宰義興〉卷二〇六）

遠宦一辭鄉…公門閉清晝。（李益〈送諸暨王主簿之任〉卷二八二）

縣齋曉閉多移病，南畝秋荒憶遂初。（徐鉉〈寄江都路員外〉卷七五二）

郡齋本是辦理地方政務的地方，是民衆治公所到之處，至少應該在上班時間開放著。但是這裡卻一再強調白晝時掩關公門，其意並非拒絕民衆治公（百姓有事仍可鳴鼓開堂），而是在強化無事政閒。其背後所寓含的意義與上論閒暇無事是相同的（具有上論四種可能性）。

第二個奇怪的形象是郡齋臥病：

郡中臥病久，池上一來賒。（韋應物〈池上〉卷一九三）

久養病形骸，深諳閒氣味。（白居易〈郡中即事〉卷四三一）

眇身多病唯親藥，空院無錢不要關。（王建〈昭應官舍〉卷三〇〇）

獨臥郡齋寥落意，隔簾微雨溼梨花。（呂溫〈道州郡齋臥疾寄東館諸賢〉卷三七一）

縣齋曉閉多移病，南畝秋荒憶遂初。（徐鉉〈寄江都路員外〉卷七五二）

這裡的臥疾郡齋容或有其客觀事實，但在詩中加以強調也是有意表達其爲政的閒暇氣息。但是它所寓含的意義就不是「良牧能政」創下政治佳績，而是上論第四點，在仕途失意中所反應出來的落寞或乖慵疏散。所以呂溫臥疾在道州郡齋時所感受的是寥落意，而韋應物〈郡齋臥疾絕句〉也感慨「秋齋獨臥病，誰與覆寒衣」（卷一九三）。所以這種臥疾的形象除了是身軀形骸患病之外，其實也暗指心境上「拙病宦情少，羈閒秋氣悲」（張九齡〈郡內閒齋〉卷四九）的政治心病。

第三個有趣的形象是因閒暇無事、公門晝閉而產生特殊氣氛的比喻：

官閒勝道院，宅遠類荒村。（戴叔倫〈獨坐〉卷二七三）

疏散郡丞同野客，幽閒官舍抵山家。（白居易〈北亭招客〉卷四三九）

縣庭無事似山齋，滿砌青苔長苔。（李中〈贈朐山孫明府〉卷七四八）

詩人公署如山舍，祇向階前便採薇。（鄭谷〈題汝州從事廳〉卷六七六）

片石叢花盡不如，庇身三逕豈吾廬。（權德輿〈寄李衡州——時所居即衡州宅〉

> 卷三二二 )

用道院、山家、山齋、山舍、三逕來比喩郡齋是個有趣的現象。因為這些修道隱逸、與世無爭的空間與郡齋這個具政治性、公共性、遊樂性的空間在性質上恰是背道而馳、互不相容的。可是如今卻在郡齋詩中大量出現這種看似矛盾的比喩。詩人們的用意除了要描摹出郡齋因為閒暇主題所衍生的「公門晝恆靜」（韋應物〈立夏日憶京師諸弟〉卷一九一）的寂靜氣氛外，更重要的是要強化郡齋生活的隱逸性。因此李中竟以想像描寫縣庭的階砌長滿青苔，而鄭谷也描述公署階前可採薇。同樣的描寫在唐代郡齋詩中十分常見，如：「身在薜蘿中，頭刺文案邊」（顧況〈寄上兵部韓侍郎奉呈李戶部盧刑部杜三侍郎〉卷二六四），「野蕨生公署，閒雲浮印床」（許棠〈送李頻之南陵主簿〉卷六〇三），「縣幽公事稀，庭草是山薇」（鄭谷〈潯陽姚宰廳作〉卷六七四）。這些荒野才有的景象竟然常常出現在郡齋公堂，不管是事實或誇張甚或是想像，其發為文學的強調其實是來自唐代文士的仕宦觀念中一種與隱逸超俗的追求糾纏難解的從政心態。

## 二、隱逸主題與從政心態

唐代郡齋詩中另一個常見的主題是隱逸。這也是一個有趣的現象。首先，他們常在郡齋詩作中表達歸隱的傾羨與願望：

久別丹陽浦，時時夢釣船。（賈島〈題皇甫荀藍田廳〉卷五七二）

至論招禪客，忘機憶釣翁。（李中〈晉陵縣夏日作〉卷七四九）

無時不動詠，滄島思方頻。（曹松〈顧少府池上〉卷七一七）

用拙懷歸去，沉痾畏借留。（羊士諤〈晚夏郡中臥疾〉卷三三二）

不待秋風便歸去，紫陽山下是吾廬。（許渾〈姑熟官舍〉卷五三三）

在任官的同時卻時時憶念著漁釣生涯，或頻頻思念滄州，懷想著辭官歸去。但是事實上他們並沒有付諸行動，這表示仕宦仍是諸多考量後的第一選擇，而歸隱的想望在現實的考量上仍然缺乏支持力。所以元稹在〈酬復言長慶四年元日郡齋感懷見寄〉詩中便滿懷抑鬱地說：「悵望平生舊採薇…東海西頭意獨違。」（卷四一七）但是有很多人雖懷歸隱之情，卻仍能在郡齋中以仕宦身分快樂地享其隱逸的志趣。如韋應物〈郡中西齋〉詩說：「豈將符守戀，

## 唐代郡齋詩所呈現的文士從政心態與困境轉化

幸已棲心幽。」（卷一九三）岑參〈初至西虢官舍南池呈左右省及南宮諸故人〉詩也說：「素多江湖意，偶佐山水鄉。」（卷一九八）他們強調之所以仍留在官途上並非是戀棧職位，而是郡齋的山水內容、園林造設與上論閒暇如山舍的氣息實際上已如同隱居，實際上已滿足他們的幽棲心、江湖意了。於是他們就此將仕宦與隱逸兩種截然相反的人生選擇都統合兼攝在郡齋之中了。

這種統合兼融仕宦與隱逸的郡齋功能，在郡齋詩中也頗為明白直接地表達出來：

大隱能兼濟，軒窗逐勝開。（儲嗣宗〈題雲陽高少府衙齋〉卷五九四）

故人為吏隱，高臥簿書間。（姚合〈寄永樂長官殷堯藩〉卷四九七）

永日無他念，孤清吏隱心。（王周〈題廳壁〉卷七六五）

須教吏隱合為心。（白居易〈郡西亭偶詠〉卷四四七）

隱市司梅福…羨君多水宿。（權德輿〈送信安劉少府〉卷三二四）

大隱、吏隱、市隱等弔詭性名詞本身就是在吏與隱兩難的情形下以唯心主義為根據所發展出來的消泯矛盾且加以兼融統合的觀念。但是因郡齋中有園林造設的優美山水景色，有山林般的氣息，所以吏隱的說法實有幾分事實基礎。誠如白居易〈郡亭〉詩的分析：「山林太寂寞，朝闕空喧煩。唯茲郡閣內，囂靜得中間。」（卷四三一）捨去了吏與隱各自的缺點，兼擇了兩者各自的優點，郡齋似乎就化解了文士對吏與隱兩不捨的困境，成全了兩相兼得的期待。

所以接著出現的另一個有趣的現象就是將郡齋此喻為陶潛五柳宅，而將官員們比喻為陶潛：

千枝白露陶潛柳，百尺黃金郭隗臺。（羅隱〈縣齋秋晚酬友人朱瓊見寄〉卷六六四）

五柳門前聚曉鴟…可惜陶潛無限酒。（崔峒〈題桐廬李明府官舍〉卷二九四）

陶公為政卓潘齊，入縣看花柳滿堤。（翁洮〈上子男壽昌宰〉卷六六七）

崔令學陶令，北窗常畫眠。（李白〈贈崔秋浦三首〉其二・卷一六九）

閒閣雨吹塵，陶家揖上賓。（項斯〈聞友人會裴明府縣樓〉卷五五四）

陶潛是中國隱逸詩人之宗，五柳宅是他隱逸安身的標誌。他是在辭官之後才成就了他歷史的

名望。但這些在郡齋中的地方官還繼續為著某些原因守著官位，而郡齋也還是地方的治政中心，他們卻可以被比為陶公或五柳宅。這主要就是基於上論他們所賦予郡齋的隱逸特性而來的。而這樣的比喻也是吏隱的另一種表達方式，主要的目的還是要強調郡齋隱逸特性的超塵潔淨與崇高尊嚴。所以不論這些文士在仕宦路途上是發自內心深處真實的慕戀隱逸，或只是概念上的欣羨而已，吏隱的強調都滿足了他們在心志節操上高潔超俗的期許與清高美名的嚮往。

### 三、仙道主題及其意義

另一個與隱逸相近的主題是仙道。仙道所追求的境界在形態上與隱逸逍遙相近，所以由上論隱逸的主題很容易理解郡齋詩這種現象。首先，他們在郡齋中實踐著道家形態的生活內容：

官舍悄無事…不開莊老卷，欲與何人言。（白居易〈早春〉卷四三〇）

銷得人間無限事，江亭月白誦南華。（李洞〈春日隱居官舍感懷〉卷七二三）

漸除身外事，暗作道家名。更喜仙山近，庭前藥自生。（姚合〈杭州官舍即事〉卷五〇〇）

公庭飛白鳥，官俸請丹砂。（周繇〈送人尉黔中〉卷六三五）

青靄近當行藥處，綠陰深到臥帷前。（令狐楚〈郡齋左偏栽竹百餘竿…〉卷三三四）

平常閒來無事時喜歡讀誦老莊道籍，而且在生活行動上也具體地實踐道家道教的義理：不但漸除身外事，還煉請丹砂，服食行藥。所姚合乾脆明說他的官舍生活是暗作道家名。然而為什麼是「暗作」呢？他們不是一再藉著郡齋詩光明磊落且不遺餘力地宣揚展現他們的隱逸與道家內容嗎？此一暗字是與他們正式的官銜身分相對的。表面上看來，儒與道是兩條不同的路向，但是卻也跟吏隱一樣可以兼融在郡齋的空間中。這當然也是因為儒道合流的歷史既已久遠，而且兩者在本質上並不矛盾排斥。因為道家的修養著重的是心靈境界，而此處的文士正也是要強調他們在仕宦塵網中的超然自在：

無事由來貴，方知物外心。（張九齡〈晨出郡舍林下〉卷四八）

## 唐代郡齋詩所呈現的文士從政心態與困境轉化

何事能為累，寵辱豈要辭。（韋應物〈郡內閒居〉卷一九三）

勿復問榮枯，冥心無不可。（白居易〈郡齋暇日辱常州陳郎中使君…〉卷四三一）

以茲得高臥，任物化自淳。（皎然〈奉酬于中丞使君郡齋臥病見示一首〉卷八一五）

坐嘯應無欲，寧辜濟物情。（崔頌〈和張荊州九齡晨出郡舍林下〉卷一一三）

超然物外、無累、冥心、任物化、無欲等境界都是道家心靈修養的要點，那是心靈的狀態與境界，可以和外在形骸的活動與作為無關，不受干擾。所以仕宦身分與治政工作仍然可以悠遊於道家忘化的境界之中。所以崔頌認為即使張九齡在郡舍中坐嘯練氣達無欲之境，也不會辜負他濟物外王的情志。而李白也在〈題雍丘崔明府丹灶〉詩中明白地認定「美人為政本忘機，服藥求仙事不違」（卷一八三）。這是郡齋詩中儒道兼濟的觀念，也是唐代文士在從政路上圓通的選擇。

由於注重郡齋生活的道家內涵，所以郡齋詩中也常出現仙化的比附：

高人莫歸去，此處勝蓬瀛。（方干〈嘉興縣內池閣〉卷六五三）

直廬辭玉陛，上馬向仙山。（許棠〈送裴拾遺宰下邦〉卷六〇四）

賀上人回得報書，大誇州宅似仙居。（白居易〈答微之誇越州州宅〉卷四四六）

好是神仙尉，前賢亦未過。（李嘉祐〈春日長安送從弟尉吳縣〉卷二〇六）

仙郎白首未歸朝，應為蒼生領六條。（張籍〈贈李杭州〉卷三八五）

不只稱郡齋為仙山，認為比蓬瀛更勝，而且也將縣尉太守稱為神仙、仙郎、仙吏（註十八）這有幾個原因：其一，如第三節所論，郡齋往往以其優勢卜造在郡縣內山水精華的地方，其山水美景加上園林造設，便使郡齋的情景有如仙境般。其二，郡齋中養有白鶴，仙態浮曠（見第三節），也會助長郡齋的仙境仙感。其三，在郡齋中的官員既然注重道家的修養與追求超然物外的境界，自然也會以如仙的境地為欣羨與努力的目標。其四，官員們在郡齋中進行丹

註十八：如錢起〈送崑山孫少府〉：「誰知仙吏去，宛與世塵遙…懸知訟庭靜，窗竹日蕭蕭。」（卷二五七）

藥的燒煉，如上所引詩以官俸請丹砂，泥造丹灶以服藥求仙的情況也會使郡齋成為「金庭養真地」（羅隱〈寄剡縣主簿〉卷六六五）。與前論相同的是，郡齋被描繪成淨地仙鄉也是一連串的仕宦觀念與從政心態的綜合結構下自然的產物。

當然，文士們在郡齋中活動也有佛教的內容，有佛化的修行與佛理的體驗。但較諸道教化的情況，郡齋詩中所呈現的是少了很多。其中較為常見的描寫是與釋僧的交往：

僧來茶灶動，吏去印床閒。（朱慶餘〈夏日題武功姚主簿〉卷五一四）

縣庭無事似山齋…自烹新茗海僧來。（李中〈贈朐山孫明府〉卷七四八）

雖居世網常清淨，夜對高僧無一言。（韋應物〈縣內閒居贈溫公〉卷一八七）

官舍種莎僧對榻…雲霞仙氅挂吟身。（鄭谷〈所知從事近藩偶有懷寄〉卷六七  
六）

閒吟山際邀僧上，暮入林中看鶴歸。（姚合〈杭州官舍書事〉卷五〇〇）

他們時常迎請僧師到郡齋中，烹茶品茗，可以不發一言地參悟禪理，也可以「共話無生理，聊用契心期。」（于頤〈郡齋臥疾贈晝上人〉卷四七三）這就使他們的郡齋生活也帶有另一路向的出離意味，達到雖居世網常清淨的無染境地。而在佛理的討論上，詩歌的唱和往來是常見的一種方式。雖然官員在郡齋中與釋僧交往的情形以及以佛法思維方式來表情的詩作在數量上比起仙道主題少得多，但是這類描寫的目的與仙道一樣，都是旨在標榜文士從政心境的超然。至此，我們了解到唐詩中將郡齋強化為仙隱出世的鉅大傾向，而其最主要的治政內容卻被淡化漠視，這與整個唐代士人文化與社會風氣相同。可見即使是郡齋這種以政治目的為首的特殊空間，依然無法超越在整個時代風尚與歷史文化的影響之外。

而文士們在從政的郡齋中強調隱逸仙道，所透露的是中國文士在仕與隱、在濟世兼善的責任理想與悠遊逍遙的孺慕嚮往之間，存在著兩難棄捨的困境，而他們也試圖在客觀現實環境與主觀心靈涵養上面去化解這種困境，以達到兼融並蓄的圓滿狀況。其最終是要求得自心的安頓。

#### 四、仕途失意的悲歎與文士的轉化機制

雖然截至上論所看到的，郡齋在空間景觀的造設是優美的，文士在郡齋中從政是超然自

得的，好似一切都非常美好，好似郡齋的多元化功能與設計已經滿足了文士們的需求，好似文士們在自我修養實踐中已能超越政治得失與塵瑣而一切圓滿了。但事實上，人的心靈尤其文士的心靈是複雜多面的，是可以超然卻又常常在境緣生起時掉陷在世俗現實的考量中而煩惱不已的。所以在郡齋詩中我們仍可看到文士們十分世俗的失意感歎。首先是貶謫邊地的傷愁：

邊郡荒涼悲且歌，故園迢遞隔煙波。琴聲背俗終如是，劍氣衝星又若何。（劉兼〈登郡樓書懷〉卷七六六）

徒緣滯遐郡，常是惜流年。越俗鄙章甫，捫心空自憐。（宋之間〈玩郡齋海榴〉卷五一）

紛吾自窮海，薄宦此中州。取路無高足…胡然久滯留。（張九齡〈高齋閒望言懷〉卷四九）

憶昨京華子，傷今邊地囚。（沈佺期〈從驩州廨宅移住山間水亭贈蘇使君〉卷九七）

子規夜夜啼櫧葉…遠道逢春半是愁。（李嘉祐〈暮春宜陽郡齋愁坐忽枉劉七侍御新詩因以酬答〉卷二〇七）

貶謫到邊荒遐遠之地對士大夫而言是莫大的挫敗。想到因為孤高背俗而得罪受辱，想到縱使劍氣衝星、奮勇獻力仍難免招來帝王貶棄的命運，劉兼也難掩憤慨激怒之情。加上眼前荒涼的情景、鄙異的風俗，在在都會提醒他們飄泊異地不諧不容的不安感。在分秒難捱的心情下，總覺得已滯留長久，自己就像個囚犯般動彈不得，而強烈地沉陷在悲愁傷憤的情緒中。雖然韓愈較為平和謙遜地說：「謫謫甘自守，滯留愧難任。」（〈縣齋讀書〉卷三三九）但「滯留」感仍然表達出難捱的心情。郡齋的山水美景、道隱的生活形態及超然物外的心靈修養仍然無法全然持恒地化解他們仕宦意識中的差別對待。

而事實上除了貶謫邊地之外，其他郡齋中的詩作也難免政途失落的悲歎。在《唐會要·卷六十八刺史上》可以看到許多刺史縣令的相關資料，其中有上引的李嶠批評朝廷重內官輕外職、遣外任者多是貶累之人，以致於「每除牧伯皆再三披訴」。又如貞觀十一年八月馬周的疏文也提到朝廷「獨重內官，刺史縣令頗輕其選」的事實。由此可知，不論被派任到遠或

近的州縣，基本上都是被朝廷所「輕」的結果，仍是仕途失意的象徵。所以在李洞〈長安縣廳〉的詩中可以看到他為縣令抱屈的景象：「主人寂寞客屯邅，愁絕終南滿案前。乞取中庭藤五尺，為君高斷扣青天。」（卷七二三）連派任在長安縣中也會有委屈寂寞之感，可見這種派任外職的失落情感在諸多地方官的心中是普遍存有的。加上因地方官職的派任遷調頗為頻繁，如《唐會要·卷六十八刺史上》載有天授二年劉知幾所論的：「今之牧伯有異於是：倏來忽往，蓬轉萍流，近則累月仍遷，遠則踰年必徙。將廳事為逆旅，以下車為傳舍…臣望自今已後，刺史非三年已上不可遷官。」即使真如劉知幾所建議，且在寶慶元年正月七日的敕文中也如此規定，但是這樣的遷徙制度本身就足以讓這些士大夫產生強烈的飄泊不安感。所以劉長卿〈海鹽官舍早春〉詩感傷地吟詠出：「一官如遠客，萬事極飄蓬…羈心早已亂，何事更春風。」（卷一四八）這種遷徙飄蓬的感受因制度的關係，是堅固地存在於地方官職的本質中的。所以文士在郡齋中再如何愜意地享受其仙境般自在的生活，終究不是長久的，終不似歸隱的真正安頓。因此可以看出，在唐代郡齋詩中不論如何強調其逍遙自在、悠遊如隱的生活情趣，文士們的內心其實仍然擺盪在政治的不安本質中，無法長久持恆地兼融兩難。

在地方官職的遷徙特質中，一方面雖帶給文士們不安的恐懼，另方面卻也同時帶給他們一種不確定的期待與希望：

何時狃閨闥，上訴高高天。（令狐楚〈夏至日衡陽郡齋書懷〉卷三三四）

誰為傾國媒，自許連城價。（韓愈〈縣齋有懷〉卷三三七）

生還北闕誰相引…長沙未有定歸期。（劉長卿〈謫官後臥病官舍簡賀蘭侍郎〉卷一五一）

北山更有移文者，白首無塵歸去麼。（劉兼〈登郡樓書懷〉卷七六六）

自愧朝衣猶在篋，歸來應是白頭翁。（羊士諤〈郡齋感物寄長安親友〉卷三三二）

他們在怨歎中尋求生活的安慰與樂趣，同時也在遷徙的不定因素中等待機會可以上訴，期待薦拔擢引的良媒，只要一有移文，便是一個可能。雖然沒有確定的歸期，雖然也許歸來已是白頭翁，但是可以確定的是遷調制度不至於讓他們一直老死某地。他們就是懷抱著這個不確

定的希望，而時時在郡齋的優美環境與看似愉悅逍遙的道隱形態中懷想著京闕，牽繫著君王。所以即使有「山光圍一郡，江月照千家」的美景，岑參仍然「夢魂知憶處，無夜不京華。」（〈郡齋平望江山〉卷二〇〇）所以當韋應物看到「晨起滿闌雪」時就會「憶朝闈闔時」（〈滌城對雪〉卷一九三）。這種思念是一種在期待希望與現實失落之間浮沉的悲苦。其他在郡齋詩中所看到的思人、思親、思鄉的情感，以及傷歎老邁的悲愁，也大都是政治失落的反應。而這類情緒都將文士們的心從郡齋悠遊的樂趣中牽引開，飛向一個不可知的政治期待；也將文士們藉由郡齋景色努力修養提昇的超然境界拉墜到一個無底的政治深淵中。

但是有趣的是，文士們既然了解釋道的義理，既然也努力修行實踐其境地，那麼就在他們感傷仕途的挫敗時，也能馬上用道隱的路向來慰解自己，而顯現出他們優異的防衛與轉化機制：

誰為傾國媒…惟思滌瑕垢，長去事桑拓。（韓愈〈縣齋有懷〉卷三三七）

謫居投瘴癘，離思過湘沅。從此扁舟去，誰堪江浦猿。（劉長卿〈留題李明府  
霅溪水堂〉卷一四九）

千官奉職衰龍垂，旅臥淮陽安日衰…二年空負竹林期…長欲挂帆君莫笑。（許  
渾〈郡齋夜坐寄舊鄉二姪〉卷五三五）

換印雖頻命未通，歷陽湖上又秋風…我亦思歸田舍下，君應厭臥郡齋中。（白  
居易〈答劉和州禹錫〉卷四四七）

謾讀圖書三十車，年年為郡老天涯…還思謝病吟歸去，同醉城東桃李花。（劉  
禹錫〈郡齋書懷寄江南白尹兼簡分司崔賓客〉卷三六〇）

韓愈在自許連城價而企求良媒之後，卻又反轉出思隱田園的念頭。許渾在對照千官衰龍與自己旅臥鬢衰的大差別之後，只能感歎地欲掛帆遠去。諸如此類者，都是因政治失意而產生的歸隱念頭，幾乎看不出有什麼喜悅之情，更感受不到對其中悠遊逍遙的嚮往心態。這只是在歷經政治挫折之後「頓使世情闌」（張說〈相州冬日早衙〉卷八八）的消沉退縮，是不可奈何的選擇。然而這樣的選擇也是需要相當勇氣的：必須解決經濟問題，必須平衡謾讀圖書三十車卻遭冷落寂寞的落差，必須捺得住眼見他人衰龍騰達的不平。所以李洞想像知己感受「郡清官舍冷」時，雖然生起「擲笏南歸去」的意念，卻仍要顧念歸去時「波濤路幾千」

(〈送知己〉卷七二二)。可見失意時真正將歸隱念頭付諸實際行動的人並不多。在此情況下，他們便轉而以郡齋中的情境來安慰自己。所以宋之間貶謫嶺南「萬里違鄉縣」時，便以「風土足慰心」、「郡宅枕層嶺，春湖繞芳甸」(〈郡宅中齋〉卷五三)來安頓己心，設法由郡齋環境來引生快樂的心情。而岑參在感傷「故人盡榮寵，誰念此幽獨」時，便在〈郡齋閒坐〉中以「雲山欣滿目」(卷一九八)來慰解其心。連旁觀者也會以「任公郡占好山川」來勸勉其「風光適意須留戀」、「莫憶班行重迴首，是非多處是長安」(徐鉉〈寄歙州呂判官〉卷七五一)。甚至於從鄭谷〈小北廳閒題〉「冷曹孤宦本相宜…一來贏寫一聯詩」(卷六七七)也可以看出連郡齋中優雅的詩歌創作活動，也是文士們防衛機轉的一種方式。

析論至此，再與上面幾節郡齋的園林化、閒暇悠遊的郡齋活動、誇示吏隱兼得等重點相對照，我們就會了解到那些看似逍遙悠閒、怡然自樂、超然物外的形象，其實也是失意落寞的產物。在從政的路上，在仕宦的身分中，文士們真正的內心深處仍是在吏隱儒道兩難困境中擺盪著，時而傾向此，時而傾向彼。但在發為歌詠創作時，他們的防衛機轉便很巧妙地將此困窘藉由平日的修為、識見與郡齋的特性轉化為逍遙自得的形象了。

## 陸、結論

綜觀本文對唐代郡齋詩所作的解析與檢視，可以得知唐代郡齋概況及其寓含的文化心理要點如下：

其一，郡齋是地方政府的治政中心。它不但是官員辦理公務的所在，也提供官員居家、宴集、民衆遊賞、旅宿等多重功能，使郡齋的空間兼具了森嚴肅穆與輕鬆自在、公共與私密、務公與休閒、公開外放與向內隱斂等多種相對的性格。

其二，文士們不斷在詩作中強調郡齋周圍明秀廣遠的山水美景，可以坐擁一郡的山水精華。顯示唐代的文士在從政的同時對山水野趣、性情涵泳、悠遊物外的強烈追求與刻意強調。這種現象在當時已蔚然成風。

其三，在郡齋山水觀的主導之下，唐代郡齋普遍造設成廣大優美的園林。它們與當時一般園林基本上大同小異，但更加注重水景的造設與樓閣形製的標誌，兩者均寓含有政治意

義，是郡齋園林的特色所在。而郡齋園林化的主要目的是在安頓地方官員從政途上微妙且複雜的心境。

其四，唐代郡齋詩中常常刻意將治政活動予以浪漫美化，強調辦公環境的野趣與深美情境。同時因為辦公時間具有極大彈性，所以可以在上班時間自由進行宴賞遊藝活動。這些形象一方面呈現文士從政時的悠閒逍遙，化解仕宦慵懶塵濁的印象，另方面也，也顯示文士抗拒被公務與制度束縛以及世俗化以展現尊嚴與自我的從政心態與困窘。

其五，唐代文士在十分自覺的情況下從事著郡齋詩歌的創作，並稱之為「郡齋什」。他們不時描述在郡齋中創詠詩歌的投入狀態，這其中有許多不同的心態：一是表現從政生活的悠閒從容。二是抒發宦途的失意落寞。三是為自己在充滿不確定的政途上建立一個可以把握的成績，並留下值得百姓後人稱道的成就與痕跡。四是穿越空間的限制將自己的情志傳布到京城等各地，彌補外放的缺憾。

其六，因為頻繁的遷調制度，官員在郡齋中居處都是暫時的，但它們仍努力地造設其內的園林。一方面藉此享受農樵生活野趣，顯示好隱樂拙的生命情調，另方面則藉此留下一點值得紀念、供人稱頌的痕跡。

其七，郡齋詩常見的主題之一是閒暇無事，由此出發而出現一些有趣的形象：公門晝掩、臥疾多病、野蕨山薇遍生與官員乖慵疏散。這些形象的強調來自兩個截然的心態：其一是唐代文士在仕宦觀念上一種與清淨無爲、超俗不染的嚮往糾纏難解的從政心態。其二是對政途失意所產生的委婉美化的抗拒。

其八，郡齋詩常見的主題之二是隱逸仙道的嚮往。文士們不斷強調郡齋園林化所產生的山林仙隱氣息，並在其內從事仙道的修行，進而標榜郡齋就是吏隱雙兼的文士樂土。這透露出唐代文士在仕與隱、濟世兼善與超然物外之間存在著不易兼得卻又兩難棄捨的困境，而他們也試圖經由郡齋等客觀環境與主觀心靈涵養的配合來化解這種困境。

其九，郡齋詩常見的主題之三是仕途失意的悲歎與郡齋山水的安慰。在唐朝重內官輕外職的態度下，派任地方的文士常在郡齋中感傷政治挫敗、思念京闕並期待不可預知的政治轉機。但他們又能迅速藉由義理的了解與自我修為，以及從郡齋的山林情境、遊藝悠然的活動中找到慰藉，暫時安頓其心。顯示出唐代文士的從政心理已普遍在歷史文化的長期積澱中學

習到極為強力的防衛與轉化機制。